

## 明万里海防图筹海系研究\*

李新贵 白鸿叶

**内容摘要:**筹海图是郑若曾、胡宗宪绘制的《沿海山沙图》。筹海系包括此图及受其影响摹绘的《海不扬波》等。该图系有三个突出特征:近洋,绘制有停泊战舰的岛屿;沿海,绘制出支援海洋作战的建置与辅助作战的设施;因增添沿海设施与减少内地建置所形成较短图之纵幅,也是该图系的显著特征。筹海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协同的海防思想。

**关键词:**筹海图 筹海系 《沿海山沙图》 《海不扬波》 海防思想

明之海疆,起于广东钦州与安南交界,经福建、浙江、南直隶,抵达山东,复经北直隶武清、宝坻、乐亭、迁安、昌黎各县,止于辽东鸭绿江与朝鲜接壤。虽然明前期只有以卫所为主构建的海防体系,但倭寇始终没有酿成大患。嘉靖中期,倭患渐炽于沿海。万历以后,倭寇朝鲜,海防再趋紧张<sup>①</sup>。明人遂以万里海疆为对象,绘制了众多海防图。

目前,流传至今的明万里海防图主要有12种:嘉靖四十年(1561)郑若曾编绘的《海防一览》<sup>②</sup>,嘉靖四十一年郑若曾、胡宗宪的《沿海山沙图》<sup>③</sup>,万历十

\* 本文系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重大项目“中国古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06JJD770002)阶段性成果。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九一《兵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3-2274页。

②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八《海防一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沿海山沙图》,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52-195页。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致忠先生点校的《筹海图编》,该本以康熙三十年郑若曾后人郑起泓刻本为底本。因受所刻年代和刻者“还美于郑若曾”等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康熙刻本较初刻本有或多或少的改动。这种改动过的本子,显然不利于研究《沿海山沙图》绘制者的海防思想。故本文采用初刻本。

九年(1591)宋应昌的《全海图注》<sup>①</sup>,万历二十年邓钟的《万里海图》<sup>②</sup>,万历二十三年谢杰的《万里海图》<sup>③</sup>,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董可威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sup>④</sup>,万历四十一年章潢的《万里海防图》<sup>⑤</sup>,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的《海防图》<sup>⑥</sup>,崇祯元年(1628)方孔昭的《海防图》<sup>⑦</sup>,崇祯九年陈组绶的《万里海防图》<sup>⑧</sup>,明末朱绍本、吴学俨的《万里海防全图》<sup>⑨</sup>,不著年代、绘者的《海不扬波》<sup>⑩</sup>。此外,还有清康熙时佚名摹绘的《万里海防图》<sup>⑪</sup>、康熙三十年(1691)郑起泓重刻的《万里海防图》<sup>⑫</sup>、雍正三年(1725)佚名摹绘的《筹海全图》<sup>⑬</sup>、道光二十三年(1843)朱子庚摹绘的《万里海防图》<sup>⑭</sup>等。

与此相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目录梳理、图籍出版、论著研究三个方面。王庸、吴玉年两位先生考察了明之海防图籍,但因所编以海防地理、海防设置、海防策略为主<sup>⑮</sup>,而没著录类书、边防总著中的图籍,所以像谢杰、宋应昌、章潢、茅元仪、方孔昭、陈组绶、朱绍本等人的海防图,遂不列入其中。同时,因受时代限制,像《海不扬波》、《筹海全图》亦没提及。许保林等先生则进行

①宋应昌:《全海图注》,明万历墨印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②邓钟:《筹海重编》卷一《万里海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0-49页。

③谢杰:《虔台倭纂》下卷《万里海防图》,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杂史类)第1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15-324页。

④徐必达、董可威:《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明万历三十三年彩绘绢本,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⑤章潢:《图书编》卷五七《万里海防图》,明万历四十一年涂镜源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⑥茅元仪:《武备志》卷二〇九《占度载·度二十一·海防一》,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35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9035-9036页。

⑦方孔昭著,王雄点校:《全边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⑧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卷下《万里海防图》,明崇祯九年刻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

⑨朱绍本、吴学俨:《地图综要》外卷《万里海防全图》,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8册,第700-705页。

⑩该图为明末摹绘本,纵30.5厘米、横208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⑪该图为清康熙时摹绘本,纵30厘米、横274厘米,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⑫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一《万里海防图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郑若曾:《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清康熙三十年郑起泓重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⑬该图为清雍正初年摹绘本,纵36厘米、横433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⑭该图为清道光二十三年朱子庚摹绘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各有藏本。

⑮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氏编:《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92-122页。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王庸编:《中国地理图籍丛考·附录》,第151-180页。

稍微地补充<sup>①</sup>。

虽然这些目录著述尚待完善,但无疑为海防图的出版、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包括明之海防图在内的图籍,诸如《中国兵书集成》<sup>②</sup>、《中国古代地图集》<sup>③</sup>、《中华古地图珍集》<sup>④</sup>、《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sup>⑤</sup>、《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sup>⑥</sup>等。

英国学者J.V.Mills论述了清康熙时摹绘的《万里海防图》等<sup>⑦</sup>,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曹婉如先生则研究了《海防一览》、《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遂认为明之海防图大都属于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系统<sup>⑧</sup>。这成为学界公认的观点<sup>⑨</sup>。

这种观点不能成立。不仅因所列图幅过少以致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其图像分类的原则也值得商榷。具体言之,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中国沿海地区,“均自广州钦州南龙门港西南的海域,向东再向北,图幅采用‘一’字展开式,自右至左,直到辽宁的鸭绿江”;二,“原绘本均有画方”;三,“海上陆下”<sup>⑩</sup>。就第一点而论,这反映的是明之整个海疆范围。除郑若曾外,明代其他人亦绘制出这个范围。况且,郑若曾绘制《沿海山沙图》时,参考过侍郎钱邦彦的《沿海七边图》<sup>⑪</sup>。之后,章潢的《万里海防图》、方孔昭的《海防图》,同样绘制此范围。第二点亦难以成立。因郑若曾所绘海防图是仿照罗洪先《广舆图》的“计里画方之法”<sup>⑫</sup>,此后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也仿照此法。至于

①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80-387页。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②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35册、36册,1990年。

③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④阎平、孙国清等:《中华古地图珍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

⑤冯明珠、林天人:《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

⑥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第1册、5册、15册,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⑦J.V.Mills, 'Chinese Coastal Maps', *Imago Fundi*, II (1954), pp.151-168.

⑧曹婉如:《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69-72页。

⑨张伟国:《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第3-16页。卢嘉锡:《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14页。席龙飞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⑩曹婉如:《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第69-72页。

⑪郑若曾:《凡例》,《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39页。

⑫郑若曾:《凡例》,《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35页。

第三点,明之海防图以海为上的方向,张伟国认为并非起源于郑若曾<sup>①</sup>。退而言之,即便如此,亦不能断定明之海防图,就可以归入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系统。由此看来,曹先生所认为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系统的特征,可以说是明之万里海防图共有的特征。这种以明之海防图共有特征去衡定有限几幅海防图并称为一个图系,结果重新回到中国传统图像的分类之上。

目前所知,对中国传统图像分类保存完整且内容十分丰富者,当首推明之《三才图绘》<sup>②</sup>。这部百科全书将图像概括为天、地、人三大类,细分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等14小类,每类之下包含若干舆图。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十年,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编纂《萝图荟萃》、《萝图荟萃续编》时<sup>③</sup>,该方法略加增删后仍被继续使用,其图像分为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等类。每类之下,同样包含若干舆图。这种以天、地、人为纲,笼统概括中国传统图像,再细分为若干门类的方法,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学者图像分类的视野。不过,这种传统图像的分类方法却不能作为明之万里海防图图系划分的依据。因其只注重图像图形的观察与分析,忽略了图形背后图像作者及其思想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即图像思想史的内容。于是,我们重新确立了图像分类的图形特征与思想内容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图形特征的原则,不是仅仅根据图像所能观察出来的显而易见的特征,就笼统地将这类图像概括为一个图系,而是首先对这类图像的图形比较、分析、归纳之后,找出这类图像特征的异同点,随之将其分成几个图像系统。这些图像能否构成相对独立的各个系统,最终还要对图像的绘制者及其著作所蕴含的思想等进行考察。重要的是,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图像在时间上要承接,在思想上要相同。只有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的图像,才能构成一个完备的系统。

鉴于此,明之万里海防图可以分为四种体系:初刻系<sup>④</sup>、筹海系、章潢系、全海系<sup>⑤</sup>。这些图系的命名,均取自于每个图系中绘制时间最早的海防图。本文谨探讨筹海系。

### 一、《沿海山沙图》与初刻系关系辨证

郑若曾编绘的万里海防图有三种:一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至四十年间

①张伟国:《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图论述》,第3-16页。

②王圻、王思义编辑:《三才图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庆桂等:《国朝官史续编》卷九七《书籍二十三·图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26页。庆桂等:《国朝官史续编》卷一〇〇《书籍二十六·图绘二》,第1-39页。

④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初刻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95-108页。

⑤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之全海系探研》,《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35-45页。

缮造的12幅《沿海图》，二是嘉靖四十年编摹的12幅《海防一览》，三是嘉靖四十一年所刻《筹海图编》中的72幅《沿海山沙图》。第一种为明万里海防图的首刻图，第二种是以首刻图为本摹绘，这两种图属首刻系<sup>①</sup>。在《郑开阳杂著》二卷本的《万里海防图论》、南京图书馆所藏二卷本的《万里海防图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二卷本的《万里海防图说》中<sup>②</sup>，亦有一些“万里海防图”。第三种图与这些《万里海防图》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些《万里海防图》不是《沿海山沙图》，就是该山沙图的重刻本。首先，可以推断《万里海防图说》中的《万里海防图》，实际上就是《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万里海防图说二卷提要：“明郑若曾撰。是书乃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以后，与同事邵芳取旧纂《海防图论》附加考订……若曾自序‘以为许默斋《九边图论》详于西北，此独详于东南’云。”<sup>③</sup>作为胡宗宪的幕僚，邵芳受命与郑若曾共同编绘的海防图，只有《沿海山沙图》<sup>④</sup>。而且，引文的最后一句“此独详于东南”，说的也是《沿海山沙图》<sup>⑤</sup>。

其次，南京图书馆所藏、《郑开阳杂著》所收《万里海防图论》的内容均同。据南京图书馆所藏《万里海防图论》中的“昆山郑开阳先生著”、“康熙辛未重镌”、“清康熙三十年郑起泓刻本”等信息判断，该图论就是《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论》。因这与《郑开阳杂著》提要著录信息相同，“明郑若曾撰”、“国朝康熙中，其五世孙起泓及子定远又删汰重编，合为一帙。定为《万里海防图论》二卷”<sup>⑥</sup>云云。尤其重要的，两者的《万里海防图》与《图论》的内容完全相同。

最后，南京图书馆所藏、《郑开阳杂著》所收《万里海防图论·万里海防图》，是《沿海山沙图》的重刻本。无论是该《万里海防图》，还是《沿海山沙图》的图幅数量，均为72幅。内容主要有两点不同：《万里海防图》中的“玄钟所”、“玄钟水寨”、“玄真观”之“玄”字，因避清世祖玄烨的讳而缺最后一笔，《沿海山沙图》则无缺笔；前者删除后者所有刻工名字，诸如彭天恩、郭昌期等。这进而证明《万里海防图》就是《沿海山沙图》的重刻本，而且还属一个图系。

①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初刻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95-108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七五《史部三十一·地理类存目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1016页。相同的记载，又见于黄虞稷著，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史部三十一·地理类存目四》，第1016页。

④郑若曾：《郑若曾引》，《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30页。胡宗宪：《万里海防图论序》，郑若曾撰：《万里海防图论》，清康熙三十年郑起泓刻本。

⑤郑若曾：《万里海防图论序》，《万里海防图论》，清康熙三十年郑起泓刻本。

⑥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史部二十五·地理类存目二》，第955页。

《沿海山沙图》及其重刻本是否可以归入初刻系？从郑若曾及同时代人对《筹海图编》编纂的记述，可以厘清其与初刻图的关系，还可初步证实该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并不属初刻系。郑若曾这样追述：

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迹，便地利，侦阂技，以图完全之功，而记载箴如，无所从得，仅有《日本考略》，而挂纤漏巨，无关成败，咸以为恨。荆川唐公顺之谓曾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稿未半，荆川不逮。郡伯王公固命成之。少保公以主记来召，发蒙启聩，且获从幕下诸文武士，闻所未闻。数越月，而书竣事。<sup>①</sup>

《筹海图编》的编纂，缘于郑若曾有感于明军缺乏应对倭寇入侵的图籍。最终完成，与唐顺之的殷切期望、王道行的督促鞭策、胡宗宪的鼎力襄助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唐顺之还与郑若曾一起缮造过初刻图<sup>②</sup>，苏州知府王道行则是初刻图的版行者<sup>③</sup>。尤为重要的，《筹海图编》是在胡宗宪主持下完成的。这亦是郑若曾一再强调的，“是编也，肇意于荆川，作兴于郡守，而少保公实主成之”<sup>④</sup>。

《筹海图编》的完成确实与初刻图密不可分。时任浙江按察使提督学校副使的范惟一曰：

吴文学郑子若曾，昆山人也。往海上之乱……乃辑沿海图十有二，苏郡荆行之。属有持以献督府少保胡公者，胡公览而嘉异之，罗郑子于幕下，俾增其所未备。乃郑子搜括往昔，哀汇时事，凡足以却倭，峻海上之巨防，固国家之鸿业者，粹而成书，共十有三卷，胡公题曰《筹海图编》云。<sup>⑤</sup>

郑若曾能够顺利进入胡宗宪幕府并最终完成《筹海图编》的重要前提，是胡氏对初刻图的赞誉。而且该图编的编纂，又是胡宗宪促使郑若曾在初刻图基础上“俾增其所未备”的结果。

类似的记载，还出自时任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松之口：

爰有昆山郑子伯鲁，故太常卿魏庄渠先生高第弟子也……他日以其间缮造十有二幅，附以考论，郡守太原王君为之板行，因献督府梅林胡公。公见而惊曰：“韦布中乃有斯人耶！此世所稀睹，余比欲为之而未皇暇及。”于是檄来武林，使益成书。伯鲁感激知遇……凡

①郑若曾：《郑若曾引》，《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28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史部三十一·地理类存目四》，第1016页。

③王道行：《万里海防图序》，《万里海防图论》，清康熙三十年郑起泓刻本。

④郑若曾：《郑若曾引》，《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29页。

⑤范惟一：《范惟一序》，《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1页。

为卷者十有三。<sup>①</sup>

与范惟一的记载相比,胡松因在叙述中增添了胡宗宪的话语,遂使《筹海图编》的编纂过程显得更加真实生动。

至此可以看出,明人都没有指明《沿海山沙图》与初刻图是否存在联系,论述的均是《筹海图编》与初刻图的关系。范惟一、胡松更加明确地指出,《筹海图编》是在初刻图基础上,“俾增其所未备”、“使益成书”的结果。至清代,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演变。四库馆臣认为,以初刻图为底本摹绘的《海防一览》,是《沿海山沙图》的重刻本《万里海防图论·万里海防图》的“初稿”<sup>②</sup>。有的还指出,《万里海防图说·万里海防图》是在《海防一览》基础上“附加考订”而成<sup>③</sup>。曹婉如先生遂进而认为初刻图、《海防一览》与《沿海山沙图》均属于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系统<sup>④</sup>。

无论如何,曹婉如先生的观点都值得商榷。《沿海山沙图》与初刻图的图幅数量,并不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从初刻系系列图组成来看,凡是标明图幅数量的,均在10至12幅之间,从没有一个72幅的。不仅如此,两种图的编纂者亦不完全相同。初刻图作者除郑若曾外,还包括唐顺之。初刻图所体现的海防思想却是唐顺之的<sup>⑤</sup>,他还是胡宗宪海防思想的极力反对者<sup>⑥</sup>。如同《筹海图编》一样,《沿海山沙图》是在郑若曾进入胡宗宪幕府之后完成的。这时作为胡宗宪幕僚的郑若曾,却成为胡宗宪海防思想极大的拥护者与推行者<sup>⑦</sup>。质言之,《沿海山沙图》一定包括了胡宗宪的海防思想(说见下文)。所以,造成这两种图图幅数量巨大差异的真正原因,是在不同绘图思想指导下所绘内容差异巨大的反映,从而可以初步确定《沿海山沙图》与初刻图根本就不属于一个图系。既然如此,那么与《沿海山沙图》有着相同的图幅数量,以及内容绝大部分相同的重刻本,自然与初刻图及其摹绘本亦不属于一个图系。

这可以通过《沿海山沙图》图形与特征的解读进一步论证。

①胡松:《胡松序》,《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11页。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史部二十五·地理类存目二》,第955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史部三十一·地理类存目四》,第1016页。

④曹婉如:《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第69-72页。

⑤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初刻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95-108页。

⑥唐顺之:《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二《条陈海防经略事宜疏》,万历刊本。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三《与胡梅林》,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七〇,中华书局,1962年,第2757页。

⑦郑若曾:《御倭杂著》卷一《御倭论》,《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七〇,第2857-2858页。

## 二、筹海图图形与特征

万历三十三年(1605),初刻图在官方藏书中已难获见<sup>①</sup>。庆幸的是,以初刻图为本底摹绘的《海防一览》在嘉靖四十年(1561)已经雕版,而且还基本上保存了初刻图的原貌,“原大图详悉,兹采其概以图之”<sup>②</sup>。因此,可以借助《海防一览》与《沿海山沙图》的比较,以最终确定后者不属初刻系,进而研究筹海图的图形与特征。

首先,从《海防一览》与《沿海山沙图》图形上判断。《海防一览》共有40余条标注在方框内的图记,作为对图之内容的补充、说明。《沿海山沙图》却无1处。这种在图形绘制及所表现内容上的巨大差异说明,无论如何不能将《沿海山沙图》归入初刻系。从初刻图及受其影响所绘的《海防一览》、《乾坤一统海防全图》、《筹海全图》的图形看,虽然经历从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年间的缮造、嘉靖四十年间的编纂、万历三十三年改绘,至雍正三年(1725)的摹绘,共一百六十余年的历程,但这些初刻系“图”与“图记”相结合的特征却没有随着时间流逝乃至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而发生变化<sup>③</sup>。然而,这种特征却没有在《沿海山沙图》上显现。

两者图形间的差异,还引起绘图者在相同范围内设计图幅时,对图幅数量多寡的取舍。虽然《海防一览》与《沿海山沙图》均起广东钦州与安南交界,经福建、浙江、南直隶(图中称“直隶”),抵达山东,复经北直隶武清、宝坻、乐亭、迁安、昌黎各县,绵延至辽东鸭绿江边,但图幅数量却差异很大,《海防一览》为12幅,《沿海山沙图》多达72幅。下表显示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图幅数量:

海防一览		沿海山沙图	
第一幅正南向	1	广东沿海山沙图	4
第二幅正南向	1	广东沿海山沙图	2
第三幅正南向	1	广东沿海山沙图	3

①徐必达有“偶从金坛王君尧封所得睹《万里海防图》,不惟绘其形,又详其利害甚悉,则嘉靖辛酉昆山郑君若曾所摹,而故开府我浙新安胡公宗宪所刻也……谓当亟广其传”云云(徐必达等:《乾坤一统海防全图》,万历三十三年摹绘本)。徐必达为明代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所获见的只是嘉靖四十年郑若曾编纂、胡宗宪所刻《万里海防图》,即《海防一览》。而且,徐氏觉得如获至宝,“当亟广其传”。以此推之,至少此前在明代官方藏书中已难以见到郑若曾与唐顺之绘制的初刻图了。

②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八《海防一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李新贵:《明代万里海防图初刻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95-108页。

(续表)

海防一览		沿海山沙图	
第四幅东南向	1	广东沿海山沙图	2
		福建沿海山沙图	0.5
第五幅东南向	1	福建沿海山沙图	5.5
第六幅东南向	1	福建沿海山沙图	3
		浙江沿海山沙图	0.5
第七幅正东向	1	浙江沿海山沙图	6
第八幅正东向	1	浙江沿海山沙图	14.5
		直隶沿海山沙图	2
第九幅正东向	1	直隶沿海山沙图	3.5
第十幅正东向	1	直隶沿海山沙图	2.5
		山东沿海山沙图	5.5
第十一幅正东向	1	山东沿海山沙图	12
第十二幅正东向	1	山东沿海山沙图	0.5
		辽东沿海山沙图	5

《海防一览》与《沿海山沙图》图幅数量变化对照表<sup>①</sup>

《海防一览》每幅图占半个图版,12幅图用6个图版,胡宗宪所题图名“海防一览”等内容占半个,所以《海防一览》共用6.5个图版。《沿海山沙图》每半幅图则占1个图版,1幅图就需要2个,72幅图就用144个图版。上表《沿海山沙图》的图幅数量,就是以《海防一览》每幅图范围为参照进行的对比。结果,《海防一览》的1幅,至少相当于《沿海山沙图》的2幅,最多则为16.5幅。

图幅数量的变化,隐藏着图像设计者对图之内容增、减的设定。那么,与《海防一览》相比,《沿海山沙图》究竟是增还是减呢?清代以来,学者就存在不同分歧。四库馆臣的观点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沿海山沙图》比《海防一览》详细<sup>②</sup>;另外则各有详略、互为补充<sup>③</sup>。虽然曹婉如先生明确指出《海防一览》

①《沿海山沙图》的1幅,由2个图版拼合而成。所以,表中的0.5幅,表示半幅。另外,《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中的有些建置并没有严格按照所属各省划分。诸如,《直隶沿海山沙图》第八幅的日照县、安东卫、石臼所本属山东,却划在直隶下;《山东沿海山沙图》第十八幅的武清、宝坻、乐亭、昌黎诸县本属北直隶,却划在山东下。不过,这样的划分当没有特殊的海防意义,应是为了刻板完整性所做的调整。《直隶沿海山沙图》共八幅,若没有日照县、安东卫、石臼所,就只有七幅半。同样,《山东沿海山沙图》共十八幅,若没有武清等县,第十八幅图亦不完整。

②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史部二十五·地理类存目二》,第955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史部三十一·地理类存目四》,第1016页。

所绘岛屿比《沿海山沙图》多,但又指明前者第三幅的三水、增城、博罗、河源、龙门各县,后者均未绘制<sup>①</sup>。

曹先生的观察还不够细致。不仅广东省三水等县在《沿海山沙图》没有标出,而且福建省的漳州府、南靖县、龙溪县、长泰县、泉州府、德化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县、同安县、兴化府、莆田县、仙游县、福州府、永福县、闽清县、古田县、福安县,浙江省的温州府、泰顺县、台州府、仙居县、天台县、宁波府、鄞县、慈溪县、奉化县、会稽县、山阴县、诸暨县、嵊县、新昌县、馮杭县、富阳县、新城县、于潜县、昌化县、嘉兴府、嘉兴县、嘉善县、桐乡县、崇德县、处州府、丽水县、缙云县、宣平县、松阳县、遂昌县、龙泉县、云和县、金华府、金华县、浦江县、义乌县、东阳县、武义县、永康县、严州府、建德县、分水县、湖州府、归安县、安吉州、武康县、长兴县,南直隶的松江府、华亭县、青浦县、苏州府、吴县、常熟县、昆山县、扬州府、高邮州、泰州、宝应县、江都县、如皋县、仪真县、淮安府、山阳县、清河县、桃源县、沭阳县、天长县、南京府、江宁县、六合县、溧水县、句容县、溧阳县、镇江府、丹徒县、丹阳县、金坛县,山东省的青州府、益都县、乐安县、寿光县、昌乐县、莒州、蓬莱县、文登县、宁海州、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武定州,都没有标绘出来。

这些没标绘的建置,位于沿海以内的内地。不过,《海防一览》还有比《沿海山沙图》简略之处。否则,这无法解释前者一幅如何至少相当后者的两幅;前者每幅图少则绘有9个建置,后者至少一个建置就能构绘成一幅,甚至多幅图。这意味着后者每幅图不是一个个孤零的建置,而是以此为中心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主要表现在烽堠、巡检司、把截等地物的绘制上<sup>②</sup>。兹以《福建沿海山沙图》为例。

《福建沿海山沙图》增添的烽堠、巡检司和把截,分别为209座、40个、19个,这些在《海防一览》上都没有绘制。烽堠多在滨海地带,每座大约间隔十里。其将来自海洋的敌情,通过燃烧柴草的方式通知给沿海的府、州、县、卫、所<sup>③</sup>。明军遂根据获取的信息出动烽堠间的把截游兵进行防守。一旦倭寇近岸,与其作战的尚有作为主力军的卫所正兵和协防作战的巡检司弓兵<sup>④</sup>。

《沿海山沙图》内容增减出于什么样的绘制原则呢?《筹海图编·凡例》曰:“若《山沙图》,则又详外而略内”<sup>⑤</sup>。所谓“略内”,指省略内地的府、州、县、卫、

①曹婉如:《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第69-72页。

②孙果清:《明代抗倭地图:〈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地图》2007年第3期,第114-115页。

③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二《论烽堠之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一《福建兵防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郑若曾:《凡例》,《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36页。

所,“详外”则指增绘以沿海府、州、县、卫、所为中心的烽墩、巡检司与把截。《沿海山沙图》另一原则,“首括诸道之馆海而州,与其诸岛之错海而峙者为图”<sup>①</sup>。这说明沿海建置是控制从沿海进入海洋航道的起点,也是从海洋进入沿海航道的终点。海洋中的岛屿则与沿海建置呈交错分布的状态。质言之,从沿海的一个建置出发有两条可以分别到达两个岛屿的航道交错于海。这一规定使那些不在这些航道上的岛屿,就成为绘制时被省略的对象。通过对《沿海山沙图》绘制原则的解读,可以初步明确为何以沿海建置为中心增添新内容却有部分海岛被省略的原因。

总之,与《海防一览》的图形相比,《沿海山沙图》没有突显海洋中的众多岛屿、深处内地的建置,以及因此组成较长的图之纵幅。这种以海岸建置为中心,增添海防设施、选择性地绘制海岛的特征,决定其不能归入初刻系。因在明万里海防图系中,《沿海山沙图》这种图形与特征首次出现在《筹海图编》中,故称其为筹海图。

### 三、筹海图所反映的海防思想

筹海图的图形与特征,由谁设计的呢?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海防思想?郑若曾说邵芳功不可没<sup>②</sup>。邵芳,胡宗宪的幕僚。其受命参与编纂,自然是胡宗宪之意<sup>③</sup>。所以,筹海图一定体现了胡宗宪的海防思想。虽然如此,邵芳毕竟扮演的是商定角色<sup>④</sup>。所以,郑若曾也一定将其海防思想融入图中。

胡宗宪的海防思想是一种基于明初卫所制的远洋出击思想。这是其对明初以来海防体制演变的对比与当时海防之战双重反思的结果。他说:

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国初,沿海每卫各造大青及风尖、八桨等船一百餘只,出海指挥统率官军更番出洋哨守。海门诸岛,皆有烽墩,可为停泊。其后驰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东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苏州于吴淞江口及刘家河。夫乍浦之地,海滩浅阁,无山巖避风之处。前月,把总周易等所领战船被贼烧毁,仅遗十餘只。近又报,为飓风击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窝集,反可泊船也。吴淞江口及刘家河,出海纡回,又非泊船防海处。所议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苏松之船以守马磧、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则三山品峙,哨守相联,可扼来寇。而又其外,陈钱诸岛,尤为贼冲三路之要。兵部原题,副总兵俞大猷统领战船驻扎海上,防贼

①茅坤:《茅坤序》,《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23页。

②郑若曾:《郑若曾引》,《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30页。

③胡宗宪:《万里海防图论序》,《万里海防图论》,清康熙三十年郑起泓刻本。

④郑若曾:《郑若曾引》,《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30页。

截杀，则如陈钱，乃其所当屯泊。而提督军门及海道等官，每于风汛十月相参巡察。有警，则我大船火器冲截，贼入，使不得越过各岛，则彼毒无所施，囊橐不作，而内地安堵矣。<sup>①</sup>

明初，沿海实行的是卫所制下的海疆防御。这要求停泊在近洋岛屿的卫所战舰，要定期主动到远洋巡查、出击。故明前期虽有倭寇侵扰，终没有酿成大患。随后，这种制度渐渐废弛，战舰停泊在沿海，甚至不当之地。至嘉靖时，遂演变成战舰不是被倭寇烧毁，就是被飓风击毁的惨剧。鉴于此，胡宗宪提出实行远洋出击的海防思想。这建立在明军长于海战、短于陆战的基础上<sup>②</sup>，即利用停泊在近洋岛屿的大型战舰，以及装备在战舰上的精良火器在远洋出击倭寇，以阻止其经近洋、沿海到达内地。

自这种思想提出后不久，明军就对此褒贬不一。郑若曾记载了这种分歧。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海防思想，称：

御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将以何者为定乎？曾尝亲至海上而知之……总制胡公与赵公尚之议所由建也。国初以来，从来无人发此。自二公上疏之后，罔不羨其精思卓识。然事理虽长，而未经试练。嗣后，将官遵而行之，始觉其间有不便者。何也？离内地太远，声援不及，接济不便……然自御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预知，为备亦甚易。非若乙卯以前，倭船近岸，人犹未觉其为寇也。苟因将官之不欲而遂已之，是因噎废食也。乌可哉！如愚见，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击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之谓善体二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sup>③</sup>

赞同者认为远洋出击起到了预警作用，并为明之沿海守备队提前进入战斗准备状态赢得了时间。反对者认为远洋出击毕竟远离内地，不仅造成内地无法支援远洋作战，就是后勤补给亦为之接济不便。郑若曾则认为，不能因为战术上的无法支援与补给不便，就废除战略上的远洋出击。鉴于远洋出击在实际作战中表现的不足，郑氏提出补苴罅漏之法。这就是在仍遵从远洋出击思想的前提下，在近洋防御从远洋逃脱而来的倭寇，以阻止其入侵沿海。可以说，近洋作战既要解决远洋作战因远离内地而带来的不便，又要保证明军仍可在近洋发挥作战的优势。

①《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中国兵书集成》第16册，第1018-1019页。与此类似的记载，还见于胡宗宪：《胡少保奏疏》卷二《为海贼突入腹里题参各官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六，第2813页。

②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倭国事略》，《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260、266、268页。邓钟：《筹海重编》卷七《北直隶事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27页。

③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中国兵书集成》第16册，第1036-1038页。

如果要发挥远洋和近洋协同作战的优势,那么必须在沿海有可靠的防御基地和完备的海防设施,以避免在作战中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就防御基地而言,要在沿海设置为作战提供后勤补给的府、州、县、卫、所,以进行必要地支援。就军事设施而论,要有传递来自远洋、近洋至沿海信息的烽墩,以使沿海明军提前进入作战状态。同时,为减少倭寇进入内地的机会,要围绕沿海建置增添诸如把截、巡检司等辅助力量。

所以,在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协同作战思想指导下绘制的《沿海山沙图》,其图面布局是这样的:沿海,绘制了以府、州、县、卫、所为中心的海防基地,以及辅助的海防设施,诸如烽墩、巡检司、把截等;近洋,绘制出可以停泊战舰的岛屿;近洋以外,则是明军主动出击倭寇的远洋战场。

至此可以看出,筹海图是胡宗宪远洋出击与郑若曾近洋防御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曹婉如先生所认为是郑氏个人的作品<sup>①</sup>。从明人茅元仪之言可以证实,“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sup>②</sup>。所谓“分合诸图”,指以明之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辽东为地理单元绘制的《沿海山沙图》。在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的思想下,该图的图形与绘制原则当如何理解呢?

远洋出击思想的战术层面决定,设计《沿海山沙图》时,必须在近洋选择可以停泊大型战舰的岛屿。如果要有效地阻击倭寇穿越远洋防线,那么必须利用停泊在相邻两岛的战舰夹击其左右两翼,以免穿插而过。因从这两处岛屿出发的航线可以交叉到达位于沿海的建置,所以以岛屿为依托的战舰就能够最大化地得到这些建置的支援与补给。质言之,既不能停泊战舰,又不位于航线上的岛屿,就成为被省略的对象。这既解释了筹海图上所绘岛屿比《海防一览》少的原因,又阐明了“首括诸道之馆海而州,与其诸岛之错海而峙者为图”原则中的后一条。这个原则的前一条,则可通过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的协同作战思想进行解读。无论是远洋出击,还是近洋防御,都必须拥有能够满足其后勤补给的基地。这不仅关系到远洋出击的成效,还关系到近洋作战的成败,更关系到内地的安全。这是《沿海山沙图》突出绘制沿海府、州、县、卫、所等建置的原因。

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的协同作战思想,还可解释《沿海山沙图》“详外而略内”的绘制原则,以及增添海防设施与减少内地建置的原因。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是一种协同作战,最终目的是阻止倭寇进入内地,那么就要在近洋与沿海的建置之间设置传递敌情信息的烽墩,以及辅助作战的巡检司等。这反映在《沿海山沙图》上,就是“详外”原则下以沿海建置为中心增添海防设施

①曹婉如:《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第69-72页。

②茅元仪:《武备志》卷二〇九《占度载·度二十一·海防一》,《中国兵书集成》第35册,第9035-9036页。

的原因。由于这些海防设施是为了传递来自海上倭寇的信息,以及阻止倭寇进入内地,所以多以面向海洋的横向部署为主。结果,在设计图版时,要考虑以沿海建置为中心的海防设施;在图版绘制时,要扩充图之横幅以增添新内容。随着以沿海建置为中心的海防设施的增添,图幅的纵深随之缩短。图之纵幅缩短的原因,还与省略内地建置即“略内”的绘制原则有关。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思想考虑的是在远洋击溃倭寇,在近洋消灭突破远洋防线的倭寇,而没有将内地列入防御对象。这亦是嘉靖四十年前后,明军对倭作战中从内地逐步转向海洋的反映<sup>①</sup>。

#### 四、筹海系其他海图

筹海图所蕴含的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的协同作战思想,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忘记,反而成为后人应对海防危机的记忆。这首先表现在天启元年(1621)刊刻的茅元仪纂辑《武备志》中。

##### 1. 《武备志·沿海山沙图》

茅元仪纂摹海防图的目的,主要鉴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考虑。《武备志》曰:

茅子曰:防海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日本在宋之前与诸国不相高下,自元初始败邵文虎之师,始皎然有启疆之虑。以二祖之威德,柔而致之,时肆其毒,故于沿海兢兢焉。然以辽东受衄,不致大釁。嘉靖之际,经措失方,以天下钱谷之本,供其渔猎,国几不支。苟非纠纠虎臣,批根荡窟,则中原九塞,乘间而发,岂能有百岁之安哉?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首采诸家之论,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而并按其戍守之险要兵力,以永示来者焉。<sup>②</sup>

嘉靖时期,倭寇沿海,生灵涂炭。与此同时,九边告急。北虏南倭,迭相交寇,国几近危。隆庆(1567-1572)末年,俺答封贡。自此以降,北方边境虽有冲突,终无大害;而万里海防却几度告警。至万历时期(1572-1620),倭寇入侵朝鲜半岛,荷兰亦蠢动于东南。茅元仪据此认为防御倭寇之要,是“拒之于海”。所谓“拒之于海”,就是在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倭寇。可以说,这是胡宗宪远洋出击与郑若曾近洋防御思想的再现,亦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绘制的《沿海山沙图》的再现,所以才有其“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

①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八《嘉靖以来倭奴入寇总编年表》,《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626-670页。《嘉靖倭乱备抄》(不分卷),清抄本,现藏镇江博物馆。

②茅元仪:《武备志》卷二〇九《占度载·度二十一·海防一》,《中国兵书集成》第35册,第9035-9036页。

诸图”，以警示后来的人。

胡宗宪、郑若曾所绘的“分合诸图”，指的就是筹海图。因与筹海图相比，《武备志·沿海山沙图》除继承其海防思想外，还有着在其海防思想与绘制原则指导下呈现的相同的图形与特征，而且亦是按照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等顺序分割排列而成。这些分合图拼接起来反映的就是明之整个海疆图。从两者《沿海山沙图》内容的对比上可以印证。

《武备志》中的海图图名也沿袭《筹海图编》，诸如《广东沿海山沙图》、《福建沿海山沙图》、《浙江沿海山沙图》、《直隶沿海山沙图》、《山东沿海山沙图》、《辽东沿海山沙图》。而且，每个地区图幅数量亦同，加起来亦是72幅。更为重要的，就是每幅图的建置与建置符号亦同。不同的只是《武备志》之图省略《筹海图编》刻工名字。同时，又改变海波纹、峰墩的绘制方法。这些细微差别进而说明《武备志·沿海山沙图》底本无疑为《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

## 2. 《海不扬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幅《海不扬波》<sup>①</sup>。该图明末摹绘，纵30.5厘米、横2081厘米，以传统山水画的方式展现明整个海疆的形势。图中的海洋、河流绘以灰色，岛屿涂以白色，山脉蓝绿相间，府、州、县、卫、所、巡检司、烽墩均用形象法绘制。这幅长卷图是以《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还是以《武备志·沿海山沙图》为底本摹绘的？

就这三种图的绘制而言，《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中的府、州、县、卫、所等建置均用圆圈加城堞的形象画法，其他诸如岛屿、山脉、烽墩、营堡等则标注在长方形方框内。与此不同的是，《武备志·沿海山沙图》、《海不扬波》则在府、州、县、卫、所上加绘四个形象画法的城门。《海不扬波》还将所有烽墩绘以上红下蓝，又将巡检司绘以红蓝相间。这些差别说明《海不扬波》不是以《筹海图编》，就是以《武备志》之图为底本的摹绘，但并不能进而证明《海不扬波》摹绘底本究竟是哪一种。

就这三种图的内容而论，无论是府、州、县、卫、所，还是巡检司、营堡、烽墩，抑或是山川岛屿的名称均同。不同的只有两点：《海不扬波》省略《筹海图编》与《武备志》之图右上角“某某沿海山沙图”的字样；另外，与《武备志》一样，亦省略《筹海图编》刻工的名字。这反而留下《海不扬波》是以《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为底本摹绘的证据：即《海不扬波》误将《筹海图编》刻工“郭昌期”当作地物绘入（图见封二）。《筹海图编》图中，刻工“郭昌期”之名出现11次，分别是《广东沿海山沙图》的第二幅、第九幅、第十幅、第十一幅<sup>②</sup>，《福建沿

①图见冯明珠、林天人：《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

②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54、68、70、73页。

海山沙图》第一幅、第三幅<sup>①</sup>，《浙江沿海山沙图》第一幅、第二幅、第三幅<sup>②</sup>，《山东沿海山沙图》第十七幅、第十八幅<sup>③</sup>。其中《广东沿海山沙图》第二幅图之刻工“郭昌期”之名不像其余十处均出现在书耳的地方，而是出现在“自此接安南界”的上方，以致摹绘者遂将其与周围的地物，诸如“大鹿墩”、“长墩巡检司”、“馭北营”一样看待。

《海不扬波》的来源可进一步从《筹海图编》版本演变中探明。《筹海图编》有四个版本：初刻本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所刻，再刻于隆庆六年（1572），第三个为天启四年（1624）胡维极刻本，最后为康熙三十年（1691）郑起泓刻本<sup>④</sup>。除初刻本外，其余三个版本的《沿海山沙图》均省略所有刻工。因此，《海不扬波》的摹绘本无疑来源于《筹海图编》初刻本中的《沿海山沙图》。

通过前文考察可以看出，《武备志·沿海山沙图》无论是在图形与绘制上，还是图幅数量上，抑或是在图之绘制原则与海防思想上，均可以说是筹海图的再现。虽然《海不扬波》是以长卷形式存在的一整幅海防图，但除个别内容与筹海图不同外，其他诸方面皆可证明这幅图是以72幅筹海图为底本进行拼接的结果。因此《海不扬波》与筹海图有着同样的图形与特征，而且亦有着相同的绘制原则。故《海不扬波》亦是明末绘图者对筹海图海防思想的记忆与再现。

## 五、结语

在明万里海防图图系中，筹海图不属初刻系。其是胡宗宪、郑若曾编绘，有着不同的海防思想与绘图原则，以及在此指导下呈现的不同图形与绘制特征的海防图。除《万里海防图论·万里海防图》、《万里海防图说·万里海防图》均是《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的重刻本，故同属于筹海系之外，还有《武备志·沿海山沙图》、《海不扬波》亦受其影响刊刻或摹绘。这些图与筹海图一起，构成明万里海防图中的筹海系。

【作者简介】李新贵，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历史地理。白鸿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

①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二《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74、78页。

②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93、94、96页。

③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四《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第182、184页。

④汪向荣：《〈筹海图编〉的版本与作者》，《读书》1983年第9期，第77-79页。李致忠：《谈〈筹海图编〉作者与版本》，《文物》1983年第7期，第68-72页。

